

山魂之魂

许 江

中国人的山川崇拜由来已久。

屈原的《九歌》即为祭祀山神的诵歌,那惜诵致感的诗句,满是山神山魂的意象。中华大地多山,那青藏高原,逶迤莽莽,昆仑传为万山之母。大山西聚蜿蜒腾升,最接近于天,故华族向来有通天、通神的膜拜。在悠远的祭祀礼俗中,山是最符合成为祀礼和受祭的现场,也是人类最便于寄托情感、附身想象的对象。

无论是巫者的蹈舞降神,还是“远望可以当歌”的“望祀”仪典,那个山川之神总是远古人类“如祭”的核心。“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中华最早的人文独创的诗意图都与这绵延无尽的山神山魂的梦想相关,并藉此发出山川歌诵的伟大源头。

无论山魂蕴育着诗魂,绵延的诗魂散发着山魂,她们始终在中华文化魂灵中载浮载沉,彼此激荡,显形赋象,抒情铸神,导衍出千年往还、传承无尽的文化篇章。

卓鹤君先生乐山,其下笔直若通神。他的《山魂》之一,画于1995年,高近四米,宽愈八米,开山水巨构的先河。1998年,《山魂》之二问世,也是巨构,近一米的墨块,悬于观者头上,撼心而动魄。五年后,《山魂》之三出世,文字与山水一道,飘然洒落。又七年,《山魂》之四訇然问世。山者以宽宽然之势排布,苍然成卷,幡然成诵。

这《山魂》系列以浩然大气,以宏伟巨构,贯穿卓鹤君先生三十多年的山水人生。山魂中自镌一份孤魂,孤魂中又映着一份博大的心魂,这山魂正是卓鹤君先生的心魂写照。

山魂之魂第一在于意象。

他的《山魂》之一,最是一幅意象莽荒、骇人心魄的山水巨嶂。仿佛将千山万壑铸成一段铁壁铜墙。那时鹤君先生积多年的笔墨操习,渐成泼墨与构成的两大特点,都在这张画里聚合而成宏大的天地汇演。

山崖如若一座座石碑,叠次耸立,他早前画过

的《华岳博台》,荒厚墨色,浑茫气象。那张中堂的题记中直写“华岳志”的诗行:太华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五峰鼎峙,各据一方。巍巍然兮独柱天穹。

而在《山魂》这里,如是天柱之峰叠成万千葳蕤,莽苍苍不识深浅。画中的白,如云影,如天光,硬生生地将众山裁切,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那些石碑之中,隐着山的肌理,披着笔法的符纹,“被薜荔兮带女萝”,列缺霹雳,丘摧崩裂。用滔滔泼墨挥就一派浑浑然的山水剧场。那云影天光,又若闪电雷鸣,此起彼伏,千纵百横,最是一幅李白的浩茫气象: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

山魂之魂就在于笔墨。

三十年前,《山魂》就立于美术馆的高壁之上,立于国美人对“汉唐雄风”“宇宙气象”的期冀之中。在那时,《山魂》就开拓了画界对山水巨构的憧憬,开创了一代代国美艺者让山川拔然而起、五岳共养的笔墨气象。

鹤君先生于此幅绘画之前,画了众多写生,其中有《黄山夜色》《黄山月影图》。这山壑夜月的写生,很值得我们的注意。那是最能体现鹤君先生笔墨秀墨的画卷。

鹤君先生这一代人,在改革开放初年,考入国美。他师从陆俨少先生。陆先生一边强调古代经典,尤重笔墨灵性,另一边擅于采撷山川,炼笔养格,给予他们极深影响。但他们却无一摹写先生的样式,甚至在笔趣的意态上都独开蹊径。卓鹤君先生正是这方面孤翮振飞的典型。

鹤君先生重笔墨,也注重时代的影响。他一方面重视传统笔性的修为,绝不轻言走出笔性的田园。另一方面又将各种山法、树法从原创的生态中轻轻厘出,加以某种风神抽象的构成类化,并以各种墨法、水法的实验,来在山水田园里自家出新。

这几张黄山夜色,正是此类笔墨实验性的代表。

表。登黄山月崖,临于荒野之隙,绵谷绝壁,怪石特立,月光朦胧其上。恍兮惚兮,影影绰绰,若造物之清浊,催发笔下灵性的挥洒。屋漏痕的处理,又让他的秀润温厚的南人气质,在墨团团之中,蓄以脂凝。

这是一片新的笔墨天地,大泼墨与局部泼墨交相使用。水痕留下笔的金石之味,夜色则太蒙之巅,浑成葳蕤一片,某种金石般的裂纹与挥宕的笔意融在一起,这便是鹤君先生笔下的《山魂》。积墨如碑,环行卒博,却又在其中笔意披纷,渊然遐观,纵横之间,成就而为中国超大型山水巨嶂的宏伟健之大气象的经典。

山魂之魂又在于气势的雄拔。

《山魂》之二,以铺天盖地的势象,拔然而下,他从西方绘画中转挪过来的“构成硬块”被淬化而为高悬的洪钟。整个天山笼于这种洪钟大吕般的鸣震之中。

这高悬的洪钟更像是一种洗礼,一种改革开放的巨大冲击所带来的震慑人心的洗礼。这洗礼悬于洞天石扉之上,仿佛一块块磊,一份神喻。

那天地岿然不动,万山却在浑濛中循替消长,从中让我们看到昔柳宗元视楚越万山为牢笼而揆其险恶为崇高的撼心动魄之气。

山魂之魂复又在笔意如游的自由与解放。

《山魂》之四,巨构尺幅。依然是无尽的山峦,满目的墨块群山以宣然之势,排布诸般意态,彼此逆转,苍然成篇。在这种变化的意态中,类化的倾向豁然成诵,中国传统笔法的课徒演示腾腾然涌上前来。那山石皴皴的各种方法,如格列布,仿佛一位名师,兴味盎然地演化这各种方法,并在这种骨法用笔的演示中快然自得。

我们发现,随着这种笔法的快意变奏,岩岩虽若孤石独立,其骨力却直呈于笔墨的表象之外。临对如是山水,常觉有玄对山水的意味。所谓玄对山水,既是以其单纯之姿,来达到物象的

超越,在一片虚静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相化相忘。

我们还发现,绘者正如那徒受之人,浸没于某种泛游之上,以寻求真正的自由。如何在人生的桎梏中,求得自由解放,只能求之于自己的心,即如何在自己的精神中求得解放。伟大庄子的美学正是要以艺术的精神方式,来体察“游”的意涵。

鹤君先生正是以这种课徒的方法来探演“游”的趣味,并不断地向着生活的世界渗透,进而达到某种内在的逍遥,某种纯粹的“无关心的满足”。恰在这种满足之中,绘者进入“游”的相忘之境,那神秘的东方的情怀,因玩味而显出气象与趣灵,因反复地把玩而澄怀味象,我们观看并体验着,感受“与天为徒”,感受艺术精神的訇然显现。

鹤君先生的这幅巨嶂,释放课徒草笔意写的能力,我们出游、巡游、嬉游,随风激荡而无所束缚。我们的心正泛若不系之舟,既感“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莫得其涯,又感心凝形释,“未始之游于是乎始”。山之尽头的游,天之未始游的游,相携而来,同于大道。《山魂》天游,正臻入诗魂的高境。

卓鹤君先生的《山魂》系列,以巨嶂的方式,横于中国写意山水的当代天际之上。它以大碑林立,涣若奔云,错若叠棋,夺造物者的浩然大气。它又以嘉木繁峰、珑灵萧萧,清风自生,翠烟自留,成一代笔墨大家的宣然之变。它还以高悬的洪钟大吕,渺天宇之旷,开神道之想,而让天下与山俱小。它又化用课徒笔阵的挥写,让物形空游而无所围,让人心自在放意而不知所穷。

鹤君先生的《山魂》,裹挟“掇蘋取美”的伟力,被披东方诗性的自由风神,积笔意特出的灵性,历三十载山水人生,向着世界上山川的精神爱好者,铿然发布中国当代山水绘画的笔墨宣言。

心香一瓣

街边人

宁 白

早晨,十字路口,红灯。快递小哥停下了,停在了一只垃圾箱边。他掏出水杯,放在垃圾箱上,大口咬着夹饼。我这才发现,银白色的垃圾箱面,一尘不染,太阳照着,反光刺眼。过几天,在隔一个街口的垃圾箱边又见到这位小哥停车吃早点。我忍不住和他开玩笑:你把垃圾箱当餐桌啦?他乐了,手指垃圾箱:干净!

我随即想到,是哪个保洁工可以把垃圾箱擦成这样?

那天,发现马路对面垃圾箱边停着一辆小巧的保洁车,驾驶座后的箱体周身白色,黑字写着单位名称,驾驶座右边竖杆上亮着一红灯。小车清爽利落。妻子说,像一辆微型宝马警车了。

走上前去,见一位保洁师傅正在清理垃圾箱,先用干的小拖把在垃圾箱四周拖一遍,拂去灰尘,再从水桶里绞起一块湿布,擦拭垃圾箱,箱面来回擦了好几遍。又取出内桶,用水将桶壁涮一遍,又拿抹布在桶内四周擦一圈,淡绿色的内桶像新的一样。

这应该就是我想找的保洁工人了。妻子说,比家里的五斗橱还擦得干净。

我和他搭话:你这样仔细,管着几个垃圾箱,来得及吗?

他用手一划拉:这附近十来个垃圾箱都归我管,既然干这个活,就得干好,否则我自己看了也不舒服。

说完咧嘴笑了,黝黑的脸,横着几条皱纹。

以后,就经常看到他了。更多的时候,是左手拎了一只小铁桶,右手拿一把火钳,低头弯腰,把地上的香烟蒂头、纸片纸杯和所有他认为的垃圾钳入小铁桶。他巡行的线路在人行道边,这样,可观察到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两边的路况。我看他,头来回摆动,眼睛盯着地面,那目光,一只小爬虫都会让他发现。

有一次,他一个突然的举动,把我给惊着了。

冬天的傍晚,天暗了,他和我说着话,没说完,拎着小铁桶,一个快步,窜过了汽车道,这是个五车道的宽阔马路,在马路对侧的中央绿化带边,钳了一团白白花花的东西,放入桶内,又奔了过来。

我说:“你这够危险的,这车道上,车速都快。”

他呵呵一乐:“没事儿,我衣服上这两条黄线,车灯照了有反光。那团塑料纸,看着刺眼。”

“你把马路当成你家地板啦!”

他笑了出声,挺爽朗的声音。

“平时我都在早晨6点上班时,开着车,让小红灯转着,在汽车道上把垃圾捡掉,驾驶员都能看到我。”

我们聊开了。他告诉我,老家在江苏,父母都不在了,他和老婆在杭州,儿子已经结婚,孙子6岁,他们在老家单过。“我不常回家,春节也不回去,儿子他们也不常来,我在这里租的房子小,来了没法住,每年给孙子寄钱回去。”说到孙子,他的眼光和言语都变得柔和起来。

“你老婆把你的工装洗得这么干净,这橙色看着亮眼,衣裤上的褶子还在,几天洗一次?”

“我自己也会洗,先用肥皂搓去污迹,再放入洗衣机洗。夏天每天洗,冬天一周洗一次。”

我不知道,这马路上,不同保洁工的职责是怎么区分的。曾经看到,一辆比较大的垃圾车,在倾倒垃圾箱内桶的垃圾。有一次,他正准备清洗垃圾箱的内桶,拉出内桶,发现一个白塑料袋里有一部手机。我说,交给警察吧。他说,我会上交单位领导。

再见到时问他,那手机后来失主来认领了吗?他说没去问,我交了,就完事了。

那些脚步匆忙的路人、飞驰而过的快递小哥,对正在路边劳作的保洁工,来不及在意,就像看到一个机器人在身边移动。我天天在人行道上行走,也似乎没有见到过他,只是在发现垃圾箱如“餐桌”后,才好奇地想认识他。

去家附近的汽车总站坐车,难得见到他与站里的一位员工在聊天。他常去那里,拿一个很大的玻璃杯去添加开水,或者上洗手间。他走后,那位员工对我说,这样的保洁工,住这周边的人,都应该是他,评他当市劳模,可以分到一套房子。

评上市劳模能分到房子?但听到这句话,我心生喜欢。那“一套房子”,是这位旁观者,对一个力尽职责的保洁工,说出的最朴素的、实实在在的好感。

大年初一早上,我散步回来,远远看到他在打电话,咪咪笑着,那笑容,是只有听到孙子的话才会浮在脸上的。我不忍走近去干扰他,我在心里向他拜年。这时候,他与孙子的对话,是过年最好的滋味。

不经意间,觉得,57岁的他,怎么背已经驼了呢?

艺境



卓鹤君《山魂之四·山石课徒变奏》

履处留痕

冬日的公园

徐 迅

我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热闹,而北园有一些乡野气,是想说两园呈现的不同气质。要说不同,南园的气候似乎就比北园慢了半拍,冬天明显地暖和一些。以清洋河为界,北边的树叶落尽,树枝光秃秃的,而南园的河畔柳树依然,尽管没有那么绿,却也是含烟弄翠,如平地腾起一缕烟。两园的松柏一样地绿,但南园的一些树叶高挂,金银忍冬的红果子,在阳光下猩红得耀眼。

北园的白杨树叶在夏秋两季很是壮观,但这时却脱尽,光溜溜地白净着,脚下土地裸露,泛起一层层灰白,我的脚用力踩了踩,土地显得异常坚硬。

不知是怕树木遭虫害,还是为了保暖,白杨树的树根向上一米,园林工人都涂了一层白石灰,犹如一位作家所说的,给它们穿上了一双白色短袜。其他的树就没这个待遇了,它们的躯干破裂着,在风中瑟瑟着;一些黑黝黝的树干,像一位黑脸汉子,屹立着手,憨憨地晒太阳。

清洋河是公园里的一条内河,源于清河。它在北园结了冰,虽然不厚,但也完全封住了河面。太阳照在冰河上,泛着刺眼的白光。我见有人在河边试探地在冰上走,但很快抽回了脚。这样的冰河显然是不能伸脚的。

还有一条河原来长满了芦苇,现在芦苇割尽,剩下的却全部倒伏下来,冰冻像锅盖一样盖住了芦苇。那锅盖不住的,芦苇蓬头垢面,枯枝败叶露在外面,一河的狼藉。

径自走进了南园,我发现南园尽管也有荒芜之相。但芦苇依然挺立,秋黄的色调,让人感觉它虽没有生长,却还在坚强地活着。高高的芦苇,褐色的芦穗直指天空。

我拍了几张照片,枯黄的芦花在瓦蓝的天空下,竟然呈现出一种说不出的神秘。这是午

意思。

公园里的鸟类明显地减少了。我估摸鸟们也像北漂们纷纷地飞回老家过年去了。地铁里的人就少了很多。在一座小山上,我见到的还是喜鹊。灰喜鹊。与喜鹊不同,灰喜鹊头是黑色的,身子却是灰的,翅膀和尾巴是一抹淡蓝。总之,相比较黑喜鹊,灰喜鹊的颜色要丰富和漂亮得多。我想说喜鹊是一位优雅的绅士,但灰喜鹊却比它优雅得多。灰喜鹊在树丛的空地上,悠闲地走着,我走近它,学着喜鹊的声音,想和它们亲热,它们却飞走了。我理解它们的意思是:不和陌生人说话。

裸露的季节,南园的湿地和浅山都露出了石头。这些石头平时被茂密的植物覆盖,很难进入人们的视野。但现在凸现了出来。石头黑黑的,看似胡乱地堆放,却极具艺术行为。造型也给人优美之感,好像天生就是这样。特别是有几块石头边,长着一蓬竹子,竹叶绿绿的,轻拂着或黑或灰色的石头,竹叶与石头一起,就成了幅竹石图。有风吹来,石头纹丝不动,竹叶飒飒地响,给公园平添了一种雅趣。

给公园平添雅趣的,南园还有一处“林泉高致”的人工景点。那里的石头、树木、叠瀑,随山势迤逦而行,形成了一条溪涧瀑布。想在冬天之前,这里三潭两峰,峰峦秀拔,回溪断崖,云烟变幻中流淌着瀑布与溪流,是多么美妙。现在没有了水,干涸的小河沟就像冬天一条僵死的蛇;整个景点也像一世繁华的大户人家,中途而衰落,已物是人非……公园里的人告诉我,有水时,溪流自北向南汇入奥海,山水相依,就如宋代的一幅山水画。而这景点的名字就出自北宋画家郭熙的一篇画论——《林泉高致》。

郭熙,字淳夫,因祖籍宋河阳温县,后人曾称他为“郭河阳”。他是御画院院士,后任翰林

待诏直长,是北宋中期一位著名的山水画大师和理论家。他熟透山水的品性,认为山水涵养心性。他认为,山水烟岚雾气四时会有不同。春山烟云连绵,艳丽明媚;夏山苍翠浓郁,嘉木繁阴;秋山疏旷澄明,清朗素静;冬山昏霾翳塞,肃杀幽静,四季气象叫人欣然开朗,或闲散自如,或荒寒孤寂——山水总是对应人的心境。他还有一个“三远论”,说“山有三远,自山下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

林泉,词典里的解释是:“山水与泉石。指幽静宜于隐逸之所。”又称林下、林泽、林壑……难怪古往今来,高士贤达们说到退隐就是“卜居必林泉”“坐穷泉壑”。但郭熙的《林泉高致》说的却不是隐居避世、远离世俗的事,而说的是山水画的章法与道理。大概因为南园这座山叫仰山,公园设计者受到影响,造就了这么一个景致吧?

在这里盘旋良久,我看冬山真的是“惨淡而如睡”“昏霾翳塞”,很像郭熙说的那样。不过,这样一座“如睡”“昏霾”的冬山,也比北园的浅山暖和一点。

说它暖和一点,清洋河似乎能够作证。清洋河从北园流到南园,河里就没有结冰。不仅如此,河里竟然还凫着一些鸭子。许多游客站在桥头指指点点,看鸭。清洋河里不仅